

## 《搜病錄》

薛赫赫

### 骨病師篇

酸霧引導著骨病師來到病蟲群聚之地，在這充滿大量死氣的地方，遍滿了因受傷而死去的動物，群集的巨大怨念將這片土地摧毀殆盡，它成了疲乏之地，提不起勁，失去了活力。

骨病師收集著骸骨，淋上病酒，原本疲勞而失去力量的骨，卻陡然回了精神，堆積如丘的灰骨，被滋潤般轉為玉般晶瑩，每一根骨頭都紀錄著牠生前所到之處，只要病師喚出骨頭，他就能看見骨頭之主所經歷的一生。

骨病師帶回了病骨，病骨將成為病師旅程中可愛的指引。

#### 病骨與換骨

骨病師來到葬場蒐集病骨時，這一具具軀體早就在土中化為腐土，只留下一根根顏色各異的骨頭，暗示著生前的病狀。

骨病師凝視著病骨，彷彿那是一朵含苞的花，等待著開放，等待著吐出香氣，虔誠地一如人們面對著神。

他的幻眼是一面鏡子，誠實地照出病相。

即便這是一群群骷髏聚集的死地，在骨病師心中，卻是一座寶窟。

他令遍地無主的屍骨再次復生，跨越時間之門重返人世，在骨病師手中，這一隻隻色澤妍麗的病骨，依著它生前的病性將歸入青黑赤黃白的病櫃中。

跟隨著骨病師踏上尋訪換骨師的旅途，它們將攜帶著過往殘存的病氣，被植入另一具身體，在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病氣循環中，持續供輸它的能量，或是調濟補養，或是損滅洩虧，行使著平衡術的合縱連橫之責。

#### 病骨與美形

骨，是美形，團聚如扇，側生旁枝，直挺成幹，如參天樹，如隔柵，如長柱，如圓盤，如舟行。

骨，心之丘壑，胸腔成犁耙，或開或合，舒展放心，閉塞張舉有節。

骨，是架構，耙梳自身，安放秩序，次第分明。

骨是支撐，或承或卸，立於天地，傳導周遍。

骨是核心，包覆於內，肉肌層層圍繞，編織骨衣。

## 骨病師

骨病師從清瑩如鏡的骨罈中看見自己的臉，那是一張彷彿佈滿苔蘚的老臉，上頭浮泛著骨病螢點，瘦弱如枝榦的手臂，偏偏有著滑溜迅捷的力量，如毒蛇般能直接以骨刀刺中骨蟲的銳手藝。

骨針則如手指如蔓生的枝條，隨著骨蟲竄動而長短伸縮。

在骨病師的骨室中，有一塊塊柱狀、月彎狀、鎖狀、心狀、版狀.....的骨頭，這些骨頭經過骨膠液的浸泡後，將原有攜帶的病氣屬性緩和下來，而能夠相互協調搭配，滋養並支持對方。

這些從瘟疫燃燒、漫水淹流、苦旱膠著、金屬中毒、生態變異之地挖掘蒐集而來的病骨，就像一座大型的病相資料庫，骨頭的質地說明了病者身體以及生活環境的狀況，成為病師們追蹤病源的重要媒介。

骨病師將掩飾在太平景象背後的災厄證據儲藏在骨室中，將骨頭中象徵的風土之害記錄在骨版上，一片片懸掛在簷廊下彷彿風鈴的骨版，鏤刻著災難的記號。

「在離開世界之前，我要將這一切關於骨頭的知識與力量都傳授給人，讓這骨病師從此能活在世人的眼中，教導人如何尊重並珍視骨的奧秘。」

「要如何傳授呢？」

骨病師無法直接回答這個問題，他想起取得力量的那一夜前，他已看過太多死亡與災難，多到即將麻痺他的眼目，甚至是他的心也漸漸枯乾，從那一刻起，他長出如心一般的外貌，儘管，在那之前，他擁有的俊秀健朗的面容。

他並不遺憾容貌的改變，相反的，隨著骨藝的日益深刻，他的臉越來越與技藝相襯。在骨刀祛除病骨螢點時，它們紛紛漂浮黏附在骨病師臉上與他共生，它們並未死去也不願離去，一顆顆螢點堆積如苔蘚，骨病師參養著這片濕冷苔蘚之地。

螢點如孢，藏著生長的潛力，在滋長的動勢中，骨病師因而辨認出螢點的屬性，正如從孢中讀出類型。

## 骨孢與骨塔

是的，在苔蘚之臉成形前，他已看過太多死亡，當骨病師將臉當成了培養皿的那一刻，死亡便成爲空氣，是滋長螢點的養份，他不再與死亡對立，更不願意痛恨死亡的差役。

在成爲骨病師之前，他以爲他會死於瘟疫，身體潰爛流膿發臭，忘記餓的味道，不下雨的時候他渴望雨，常常一整天沒有半滴水，他只能以口就著清晨殘存在幾株雜草上的露水，勉強舔了舔嘴唇，保持著片刻的濕潤，然後便任憑舌頭乾燥到彷彿要燃燒灼熱，連骨頭都像是浸泡在蒸爐一樣不斷冒出熱氣。

有時候天空則是毫無顧忌地傾倒雨水，讓他從難耐的酷熱轉爲發抖顫慄，整個身體彷彿失去控制般，想要整個縮入地底，尋求剎那的溫暖。雨水無情，如劍般切割著他的肉體，又似乎是在清洗他的傷口，將露在皮膚表層的缺肉腐汁沖刷掉，那刺刺麻麻的感受就像是成群的小螞蟻在沾了蜜的肉上啃咬般難受。

當暴風雨和酷日都暫時休兵，難得有一個陰涼起風的日子，他伸出頭喝著地面上凹坑裡的水，感覺到有一種平和正充滿著他的心，他可以聽見自己的呼吸聲，一吸一吐，拉著風箱；他也能聽到心臟跳動的聲音，很慢，很沉，敲擊的時候會讓人只聽見鼓聲，似乎這鼓聲正是維繫他生命的來源。

有時，他陷入昏睡，夢中他身旁的骨骸都站起來圍向他，他們的手和腳都黏著骨病師，不肯放他離去，以致於每一次的昏睡都成爲痛苦的來源，他總是在纏鬥得無法呼吸時，才突然解除綑綁般驚醒。

記得夢中這些骨骸向他咆嘯，想要撕下他的皮、拆下他的骨、吞掉他的肉，他感到既寒冷又炎熱，既傷心又憤怒，既恐懼又無奈，既同情又無助，一次又一次，他反覆從噩夢中醒來又睡去，日復一日，在現實的苦與夢中的苦衷交纏。

肌肉萎縮日消，幾乎可看見骨頭，不曉得是不是對生命還有些眷戀，還是對自己有所補償，他把自己的死當成對象來審視，在沒有人能夠作伴的時候，冷冷看著自己的身體將如何離開自己，成爲玩具一般的存在。飢餓、口渴、搔癢、刺麻、疼痛、暈眩各種壞的滋味重複輪流地出現，爲了讓自己感覺好過一些，他凝視著星星、月亮、太陽、樹、草、鳥、昆蟲、雨水、閃電，凡一切可以使他感覺到生命、感覺到能量的一切，他把精神附在上頭，與祂們同在。

疼痛麻癢一下子局部、一下子擴散全部，他乾脆把自己丟入這個疼痛麻癢的場域，循著發作擴散的足跡一同旅行，他想：「反正這是跟著疼痛走的散步，走到哪算到哪！」像個偵探，一次又一次的追蹤路線，讓他牢牢記得身體上這些路線，爲了檢查自己記得多少，還拿起尖尖的石頭在地上畫了起來。

一天又一天，地上的圖變多了，被骨骸追殺的夢卻少了。

那是個沒有月亮星辰的黑夜，黝暗深沉地彷彿要把人推向淵的底處，他想著：「死大概就是這樣子了！」他一邊感受著生命氣息的流失已到盡頭，一邊發現自己似乎對被拋棄在這片死地並不覺得悲傷，相反的他將見證著自己的死。

他在夢中笑了，他還活著，並未死去，儘管他失去了一切，他卻還擁有生命，因此，他還能做夢。

懷著滿足的心意即將閉上眼睛的瞬間，他突然看見光點正從自己身體離開，一群一群發出斑斕的彩光，就像這些日子以來仰望注視的星光。

這些飄浮如孢的螢光離開後，原本潰爛的身體竟然開始流出膿汁、收口結痂，雖然瘦弱如柴枝，卻已經能從地上爬起來了。他看著腐化已久的骨骸躺在灰地上，一根根艷紅的骨，那是琉璃般透亮的瑩紅，流盪在骨中。

他凝視著，一道道螢紅河流般的彩光，在他眼中逐漸緩慢下來，以致於他從一道流中看見了無數條的線，一條線中看見無數的點，從點中看見的如孢的核。

「起身吧，別再睡了，從此你將擁有看見骨病的能力，你可以成爲一個骨病師，再也不受病的捆綁。」終於有一天，彷彿宣判，隆隆的雷聲與攜帶白光的閃電，照亮眼前的地，他從靈魂裡確切的知道這麼久以來待在這個死地裡，他並非孤獨，一直在接受隱性的照顧，沒有被這個世界拋棄的認知，使這段時間以來經歷的看見的感覺的聞見的各種感受訊息，像一道瀑流刷地在眼前通過，這是真實而具有重量的，不會被遺忘的珍貴記憶，他知道這些微細的鏡頭影像將成爲他最重要的依憑，接下來的道路需要它們來引導，走上一條獨特不與人重複的骨病師之途。

或許是想要確認自己是否還活著，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，也或許過去就是個喜歡收集東西的人，這個習慣推動著他在最艱困的情況下，去做自己最喜歡的事來忘記痛苦，他孤伶伶的拾撿地上的骨頭，一根又一根地疊在一起，越疊越高，離天越來越近，越來越像是一座尖塔。

這是他的願望，他想讓這些骨頭離星星月亮近一些，這是他這段受苦時間唯一的安慰，是他的朋友，他想讓這些受苦的同伴，一樣能繼續在日月星光的照料下獲得撫慰。

他無法控制地開始乾嘔，爲了活下去吃下的草葉根莖、蛆蟲，已經變化形貌化成苦膽汁液，從胃裏循著食道逆流到咽喉，燒灼的痛在他的胸口留下印記。正如眼前多天來燃燒著的聚落將剩下灰燼，草原上只會留下歪歪倒倒的支柱，只

剩下孤零零的框架，象徵著那曾經是一座使人安居的家，如今崩毀已成廢墟。

緩緩蠕行在屍骨上吃食的骨蟲，貪婪地吸著病氣，嚙咬病骨，成粉末，吞入肚腹。

殘餘的火灰中，傳來微微焦味，那是顧著吃食而不及散躲的骨蟲，成群迷失在餘燼中，黯紅的炭塊燒炙了牠們的肉身。

堆滿了一座座螢紅的骨塔後，他離開了這片受詛咒的瘟疫之地，奇怪的是，得以逃過災劫的他，卻產生了與骨連結的能力，他逐漸擁有與骨對話的直覺，也獲得了療癒病骨的能力。

這座閃動著琉璃酒紅色澤的尖塔，露出灼熱而狂虐的神情，當暴雨襲來，閃電劈落，骨塔將現出赤紅的眼，對抗著不仁的天地，那是眾靈的忿怒，積蘊在骨骸尖塔中，發出妖紅魅人的光芒，與雷電的白光渾融成脂粉色，將天際染成螢粉，見證著一場大瘟疫的施虐。

## 骨病師類型

骨病師有許多種類型，當他們尋找病骨時總依循著自己的傾向，他們擅長從自然界生物型態找出編織骨結構類型，從甲蟲類、海葵類、魚類、貝類、葉、花骨頭編織法就能發現他們的學習路數。

## 骨室

病師端著塑著青蛙飾樣的蠟燭盤，轉動門上銅環，喀噠一聲，石軸轉動，厚重的石門咿啞咿啞打開，走進門內後便看見往下走的階梯，他依著微弱的光線在黑暗中摸索，一面就著燈光看著壁上的圖繪，那是一幅幅描繪各式各樣骨病相的畫，如異物侵入像是骨蟲吞噬或是各類型傳染病的肆虐風景。

這是一座四角形地窖，靠牆的木櫥裏，擺放著各種類型的骨頭，櫥櫃上貼著一張張標籤，解說著骨頭的來源以及病氣侵入狀況。

## 病骨與考掘

骨為病魔銘印之處，病骨上紀錄著病主的生死哀樂，苦痛老衰的循環歷程，病師幻眼所到之處，骨花成海，青的海波，黃的泥濘，紅的熱浪，白的碎花，黑的水潮，澆灌著病師站立之地。

墓地間青波，黃泥，紅浪，白花，黑潮流盪，如夾心般一層又一層的積疊，病師將從每一層的病骨色澤中，認出集體病徵與病由。

病骨成化石，紀錄人類集體病殤。

## 撿骨師

撿骨師捧著一塊塊被金屬污染的泥地裡挖起的骨頭，弧形、指形、軸形骨頭表面泛著一層層漩渦狀的金色紋路，整塊骨頭在金屬長期的浸潤下，已經轉成古銅色，顯得典雅而貴重。

骨病師曾教導他使用骨棒敲擊骨頭中心時，若傳來鏗鏗意味著密實的聲音，意味著沒有骨蟲生存的跡象，特別是如果找到圓滑潤澤、運轉靈活的指骨時，浸泡在骨罈裡馴化骨頭的金病氣，就能夠對治木病氣。

## 換骨師

每一回撿骨師帶來的骨頭數量、屬性、品質都不一樣，為病人換骨前，需要先將骨頭檢視、分析、歸類、刮骨、浸泡去除毒性、活化元氣，這些過程需要耗費很多時間，對換骨師來說，這段時間只與骨頭相處，傾聽它們的密語，是換骨師一天中最重要的一刻。

所有對骨頭屬性的認識，不是從任何書本而來，是換骨師長年來與骨頭的親密相處，使他聽得到骨頭髮出的吱吱劈劈響聲，使他看得懂骨頭顏色、紋路所象徵的病相，使他感受到骨的體質強弱程度，這些關於骨頭個性的相處經驗，是換骨師心中的憑據，使他在骨檯上從容而恬靜地面對著換骨過程的漫長時間。

每一次換骨前，換骨師得先確認換骨者的病相，與病師聯合問診確認病理後，由病師決定換骨部位，讓病者在病室中接受光蘭的照顧，在金色光芒的撫慰下，放鬆身心並蓄積元氣。

## 換他骨

換骨師看著病師為病者繪製的病理圖，從骨庫中取出適合的骨預備做換骨前的準備工作。

換骨師一旦走出骨庫，揀擇了適當的骨頭，就進入換骨的準備程序。

病師針對病理圖提出的換骨要求，對換骨師來說，還必須經過嚴謹的判斷、預選、製作、浸泡骨膠液過程，才能正式開刀換骨。如果，遇上罕見的病相，選

骨的時間就必須拉長，思索相剋相生的各種可能性。

骨頭浸泡的骨膠液，包含著祛毒性、強化堅韌度、增加骨元氣等效能，乳白色的、碧綠色的、金色的透明流動的骨膠液，是病骨泅泳再生的場域，骨有靈，在骨罈膠液中重建沒有染污的自我。

浸泡膠液的配方、浸泡時間、浸泡位置、都會決定骨頭強化的堅韌程度，在這座方型的浸泡檯上，擺放著不同配方的骨膠液罈，閃動著銀光的浸泡檯，彷彿是一座展示骨頭意念的大螢幕。

除非是自己原生的骨頭已經被骨蟲完全吃空脆化殆盡，或者是骨頭遭受強力撞擊碎裂無法修復，或是病氣已侵入過深無法再運用骨膠液浸潤除穢，在這些狀況下換骨師會依據病師的建議開刀更換骨頭。

「我需要拿出骨頭，以另一根骨頭代替它。」

「替換的骨頭會讓他完整吧？」病師問。

「骨頭會向他說話，告訴他接下來骨頭們如何互相接納，他將如何成爲全體中的核心，爲著潔淨全力以赴。」換骨師說。

換骨師以骨刀切開皮囊，骨針壓住骨頭周圍的痛點，讓病者短暫地失去了痛覺，換骨師的手蓄滿熱氣，碰觸被筋肉牽纏的膝蓋，韌筋與肌肉抖然放鬆開來，碗形膝蓋像脫離支撐而墜落深谷。

「我要取下膝蓋了，請你驅動光繭力量。」骨病師說。

病師雙手結起杵狀手印，兩手食指互觸，宛如絲線交纏編織成繭，黃金般光芒包裹著病者，呼吸般一伸一縮。

換骨師把手伸進皮囊，卸下舊碗狀膝蓋後，便將骨檯上清靜的碗狀膝蓋換上，他的手紙泛動著白光，將鬆弛的韌筋與肌肉補入骨元氣後，便如春藤振作，緊緊纏繞膝蓋骨。

「我要取下頭蓋骨了，請把光集中在頭顱」他囑咐著病師。

換骨師把手伸向頭顱，手指輕輕觸碰頭頂，再輕輕滑向眉間、鼻樑、嘴唇，下巴、喉嚨，手指的熱氣循著游走的路線滲入皮膚後，就往發出病氣的頭蓋病骨去，骨病師緊跟著催動咒語，在一堆喃喃的節奏中，白光自指尖流盪旋轉，宛如小小的星團圍繞著病骨。

取走了頭蓋骨的顱腔，如黝黑的空洞，在白光照耀下洗滌著蓄積的病氣。

## 骨光圖與換自骨

骨病師從骨囊中取出骨針、骨刀，骨檯上一根根骨頭正發出螢螢亮光，長期被毒素浸染的土病骨，讓健壯的明黃轉變成妖豔的光黃，骨病師將病骨放入骨罈，骨罈中沸沸滾燙的骨膠液瞬時貼附包裹，滋滋叫聲在骨室中響著。

原本乳白色的骨膠液逐漸轉成混濁的土灰色，附在病骨上的膠液，失去黏度後也慢慢脫落，骨罈裡一片片黏屑漂浮著。

他使用骨鑷夾起病骨後，放置在鋪著骨稠的檯上，檢視著骨頭上尚存的螢漬點，左手握住病骨，右手執銳利的骨刀，開始削去隱隱發亮的螢黃，那些閃亮的螢黃彷彿具有生命，在骨頭上任意轉移，流出一點點脂粉味。

光點在骨中閃耀，骨中是天空，光點成星子，一點轉移，每一點就跟著竄動，每次轉移就變化出一張新的光圖，在骨中留下軌跡。

骨病師從光圖中認出病的擴延與移轉路徑，在這一道道如蛇衣斑斕的星空脈流中，看見變異的骨與病氣流轉的關聯，看見骨蟲趁機吞噬著骨脈，病氣的律動正如舞蹈著的雙腳，踩著答答的步伐，左一右三，前三後一，在固定的節奏中緩慢的前進，足跡逐漸染遍，整片骨地將隨著病氣節奏的興起而戰慄不已，彷彿身陷戰地，攻佔防衛的號角鼓聲正呼呼響起。

## 病骨與編織

骨病師，通曉各種生物骨頭的質地性格，骨頭的強韌、輕重、均勻程度，以及色澤、氣息、紋理型態，都向骨病師訴說著自己的過往遭遇，向他企求一種沒有偏見與嫌惡的理解。

骨病師，能夠將散落四處彷彿無主的骨頭尋回，重新組合還它原來的形貌。骨病師所遇見的第一根骨頭，將會帶領他找到第二根、第三根、第四根……骨頭們之間的吸引力使它們重新晤面，並且從骨病師的心中升起一張骨的結構圖，引導著他將錯落倒置的骨頭重新安放，病主將再一次得回完整的骨架，骨病師也將瞭解骨病的緣由。

他坐在五堆骨頭中沈思，微藍的光在眼瞼前發亮，骨病師的手撫摸著骨頭，嘴角露出淺淺的笑意，彷彿這是他的寶物般，眷戀不捨放開。

那是一座座堆積成山的骨塔，在骨病師的分類下，金病骨、木病骨、水病骨、火病骨、土病骨，煥發著自己的色澤與氣息。

這一根根短骨、長骨散佈聚集成嶺成谷，或是妖豔火紅如熱浪蒸騰，使人血氣上騰口乾舌燥不已，骨頭裏有一層淡淡淺淺的紅，似液體般，被火氣浸潤而躁熱難耐的病骨，骨病師將取來清涼澈骨的水病骨，循著心中骨圖的指示，將水病骨與火病骨相接，使其水火交盪，令其安寧，止息憤懣。火焰般昇騰如捲雲狀



與潤澤低下如漩渦形的紋理，從相互傾軋混亂渦流，到漸進試探融合成渦雲，如星雲般重現宇宙活力的骨，從赤紅間夾雜頹敗豬肝濁色，到逐漸洗去雜染的灰，一層層又一次次的洗滌，終於還它潤澤如冰晶的玉色。

## 編織骨架

骨病師組合成的病骨結構，就代表著骨病師的編織風格，或是偏理智的幾何形，或是感性的不規則形，思維或情緒主導著他們的出手風貌。

編織骨架的練習過程，就像學習語言，從朦朦朧朧的氛圍感受開始，先是有有一種趨近完整的企求，然後才是一部份、一部份地去理解，從粗到細，從大到小，從上到下，從左到右，從內到外，若是以相對的方式去找出認識線索，那是對秩序感的需要，在數量與大小、方向的順向理解。

若是以局部的方式去想像全體，則是出於有機的想望，彷彿一切事物都在它自身的一部份中，即能顯示出它完滿的自己，只要去觸碰萬有中的一，就能窺見那神秘的核，那核是完整自我的潛力，將會引導著骨病師朝向一個萬象在前的世界。

是這個神秘的核，引導著骨病師逐漸掌握整體、開拓細部，樹幹長好後，枝條他的從幹中迸發，然後是芽是葉，覆滿整樹，他將看盡一具骨骸對人所能說出的訊息，在拆解與組合之間，病徵將一再地出現在他眼前，刺激著他的心，他將學習信任迴盪在心中的聲音，告訴他問題出在哪裡，他得如何處理，才能再現骨的活力。

## 骨蟲

骨病師取來幾塊碗輪狀的骨蓋，一條條水波般的黃色紋路纏繞著中心黑點，如樹年輪一圈圈拓延。他拿來一根骨棒，敲擊碗輪骨蓋，鬆鬆隆隆的聲響在空中迴盪，令骨病師皺起眉頭，那原應該紮實的緊密聲音變得輕佻毫無重量感，微微一扳，頓時骨蓋裂開，一隻隻灰白色的如指月牙白大小的蟲竟紛紛掉落，而已被骨蟲尖牙磨碎的骨如粉塵堆滿桌子。

碗輪骨蓋群旁的指骨們，命運一如碗骨，這些帶著胭脂粉香氣的骨蟲，竄入骨中後便毫無忌憚的吃食著，牠們的牙在骨中一層層磨利著，以致於香氣漸漸從牙縫中溢出，一陣香過一陣，變成骨病師尋訪骨蟲的記號。

骨病師將裂開的骨灌入膠液，那是將抓來的骨蟲浸泡入骨罈所釀造的液體，骨蟲所吞食的骨髓與骨汁將與骨蟲渾融為骨膠，它能令骨活力再生，挖空的將再填滿，長成細緻而密實的骨。

## 骨頭腰袋

世間存在有無數的完美形狀，牠收藏各種形狀的存在，像是器官，這種稱為臟腑的東西，一旦取出再加上病風加以乾燥，就會變成腰袋，可以放進不同形狀、色澤的骨頭。

## 刮骨刀

病師則是在病者發出顏色的骨頭中，找到被骨蟲動手腳的標記，他運用尋找病光的能力，認出被骨蟲佔據的地方，那是一塊海藍，那是一塊瑩黃，那是一塊粉橘，瞬刻之間，他可以找到數十種骨蟲行走的痕跡，這些地方都被骨蟲吐出的膠液所覆蓋。

病師從病囊中掏出刮刀，金屬般的光澤落在骨頭髮光處，美麗的光彩瞬間衰老般生鏽，發出褐紅的斑點碎屑，他再取出病瓶滴下瑩白的藥水，斑紅瞬間散去，骨頭又回復輕盈潤澤的光亮。

刮骨刀發出閃亮的光芒，照亮骨頭與皮膚連接之處，皮膚切割處滲出血水，病師的手往下一按，皮膚與肉，肉與骨頭，分離且互不沾黏，俐落地完成分開的動作，他比任何人都熟知骨肉的關係，淘空著肉與骨後，皮囊便成為單獨的存在，而骨與肉也各自去表達自己，以骨頭的形質去融入這個造形世界，肉則隨著時間逐漸失去水分，它深知枯萎是必然的命運，而刮骨刀依舊在陽光的照射下流淌著晶藍色的色澤。

## 骨與肉

骨與肉漂浮在血水中，那是一種最為純淨的結合方式，然而有一天，它們被迫得分離，讓骨與骨，讓肉與肉，各自去完成它們尚未完成的工作，骨頭將被迫去認知屬於這個生命不同任務的骨，它們是如何運動著去訴說自己的命運，它們的長相將帶領它們完成什麼工作，它們將一天比一天更為成熟，更加認識自己；而肉作為一種外顯的內容，卻得與許多人發生關連，它得承認在它之間流過日以繼夜不停奔流的血，它得瞭解它的移動建立在無數的肌腱牽動，它是關係性的存在。

## 脊椎骨

病師喜歡脊椎骨造形勝於一切，他記得魚類的、動物的脊椎長法，彷彿

所有的圖案都在他的腦海中，在他身上擁有著一部關於脊椎骨狀的圖錄。

## 木病骨

「呼呼！呼呼」揀骨師側著頭聽見雜林中傳來的聲音。

「這個季節怎麼會有這個聲音？」他疑惑地驅向前預備探究聲源。

「糟了！他來了！快躲起來！」雜林裏發出一陣悉悉蘇蘇的聲音。

「是病骨嗎？」在這個煥發著妖異青色的雜草林裏，或許能找得到木病骨吧，揀骨師循著隱隱約約發出淡青螢色之處走去。

能夠懂得木之靈魂且懂得操控它的人，在這個世界沒剩多少人了吧！揀骨師心裏這麼想著。

「鏗鏗鏗鏗」木雕師專注地在眼前的木頭上，手拿雕刀正拿著槌子捶著，連揀骨師來到身邊都沒有察覺。

「咦」揀骨師發現眼前這個體型瘦弱的雕刻師是閉著眼睛工作。

雕刻師雖然閉著眼卻沒有阻礙工作的進行，他的手反覆在木頭上遊走觸碰著，隨後便靜靜地將手貼住眼睛。

揀骨師發現木頭上的紋理開始冒出青煙，青煙盤據成紋理的模樣後，便慢慢地往眼睛進去，等到青煙完全貼住眼瞼，木雕師才從眼瞼裏頭熟捻了木頭真正的內在狀態，他才敢繼續下一刀。

「知知知」陽光很快地消失，原本在天空上盤旋的鳥、在草花叢中的蟲都進入休息的節奏，傍晚雜林內的小屋顯得孤寂。

## 病氣手套

他看見土塊隆起之處冒出絲絲黃煙，與濃密的晶藍色天空裡，那一面圓圓明黃的月亮色澤相近，揀骨師將手掌覆蓋在土上，閉上眼睛且靜默地像是等候著什麼般，耐心地讓一縷縷黃煙纏繞著自己的手背、手心，等到黃煙變得越來越濃稠幾乎像是有形體、柔軟的綢緞之後，他才開始用這隻被包裹著的手，拿起尖鏟挖掘著隆起的土坡。

這片埋葬著土病骨的坡丘地，土壤已經被病氣所染污，挖開的土質顯得貧瘠，鬆弛而頹敗的石頭，沒有足夠的能量來堅硬自己，稍一用力後便碎裂開來。

揀骨師耐心地將土撥開，慢慢挖出一個洞，一陣陣潮濕感覺湧進手心，滲

著水氣的土將黃煙編織綢緞般的病氣手套，浸潤出一點一點顆粒大小的斑點，斑點隨著雙手埋入土裡的時間顏色愈加深沉，從淺亮的黃逐漸轉為土黃、褐黃、灰黃、黑黃，當手套整個變得墨黑時，灰色的骨骸才終於露出。

儘管撿骨師日以繼夜都與骨骸相伴，然而當它們出現在眼前時，一種可稱之為喜悅的感覺仍然包圍著他，撿骨師輕輕地拾起骨頭，拿起病布擦拭著這一根根長短不一的病骨，這是寶藏，與他為伴的寶藏。

他捧著從土裡挖出的頭顱，從窟窿眼洞中看過去，原本空茫茫之處卻震動著，氣如波浪起伏，從窟窿眼洞看到的世界，是一片氣所組成的世界。氣壟罩著眼前所見的草坡、樹海、池澤。

那一棵立在土丘前的大樹，變成巨大的靈，地下的盤根隆起，壯碩縣長，竟是一條條古徑。

撿骨師的意識通過窟窿眼洞，進入骨骸的世界，他感覺到一陣冰涼的冷意。

撿骨師從窟窿眼洞看到的世界，是一片病氣掩蓋蒸騰的世界，它們或輕或重，或上昇或下降，那是它們內在的重量，衡量著所在之處的性格。

窟窿眼洞看到的天空已經染滿了鐵銹顏色。

他在窟窿眼洞中看見一棵閃著亮光的枯樹，瘦瘦的樹枝孤伶伶地挺著，旁生的枝椏卻掛著一塊塊被鑿穿的骨頭，灰濛濛的好似被霧包裹著。

那是他繫在上頭，讓大地的雨露和風浸潤著被病蟲啃噬的孔竅。

火病骨讓整個世界都成為火焰，在他的眼中燃燒。

風通過空空洞洞的孔竅，咿呀咿呀，它將帶來草澤的涼意還有陽光曝曬花朵後的酥香，撿骨師看著枯萎的骨如何重新注入活力，荒煙病氣將轉成晶瑩的水氣，澆灌著苦悶焦灼的火病骨，骨將洩出茄紫焦紅的血，從叱吒魅紅轉為澄澈的石榴玉紅。

## 考骨師

如果不被打擾，考骨師幾乎整天都待在骨頭的世界中，他熱衷於從骨頭的紋理、縫隙中找出骨頭的身世，骨室裡頭滿溢著霉味、焦味、甜味、苦味、辛味，從來沒有一刻擁有清新的滋味，總是被各種混合的味道夾纏著，在這座集合味道的地窖裏，他感到安心且溫柔，彷彿外界的喧鬧都可以被骨頭的氣息所阻隔，他活在一個骨頭所貢獻出來的美好空間。

日復一日，他將挖掘得來的骨頭檢視後加以分類，一層層地給予秩序，賦

予它們地位，在這一群群水病骨、火病骨、土病骨、金病骨、木病骨中投入他的情感。他從病骨中找著了自己，他只是這群病骨中的一堆，未來將與它們為伍，它們提示著他未來的命運，他因而不再困惑自己該如何面對死亡。

他知道總有一天會來到那個時刻，他將從容地躺在它們身邊，在吐出最後一口氣後，永遠地與它們同在。然後，會有另一位考古師接替他的工作，繼續在這座骨室中度過一生。

考骨師嗅聞著骨頭的氣味，附著在上頭的忿怒像是燒灼過度的皮革，焦燻刺鼻，哀怨之味則利索如針鑽使人麻辣；怠惰懶散的氣味，則有如醉後嘔吐的汁液酸臭疲賴。

有時，他在濕濕答答的骨頭上看見了被水澤浸泡的圖像，一層層波浪搖盪的骨紋，說明了水病骨來自於水患之地或是長久浸漬潮濕之處。

考骨師凝視著水病骨，深深地看進骨中，他的意識如筆針在骨頭上刻出一道水符，病師將從裡頭讀出他的判斷，他將盡量紀錄這塊骨頭的性質、特徵以及主人生命變異的過程，交由換骨店製作成骨訊，期望這本骨書將傳遞到骨病師鯢鯢的手上，印證他所提出的觀察。